

# 她们是春天最美的花朵

□邢秀玲

艳阳高照，春花烂漫，已进入3月，大自然呈现出一派缤纷绚丽的景象，吸引人们远足踏青，赏花抚柳。然而，今年的春天是“非常时期”，大家无法欣赏山野的春光，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电视和手机，关注来自抗疫第一线的信息。战斗在前沿阵地的白衣战士最引人注目，特别是那群飒爽英姿的女战士，更像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个多月前，她们离开了家园，挥别了亲人，迎难而上，逆行出征。顾不上掸去浑身的疲惫，更顾不上欣赏江城的美景，下车伊始，立即换上笨重的防护服，全副武装地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平素，她们也是爱美的女性，梳妆打扮是每日必做的功课。而今，白皙的脸颊，被口罩勒出一道道沟痕；挺直的鼻梁，被护目镜压出鲜明的红印；为了方便省时，她们剪去了飘逸的长发……为了制服猖獗的冠状病毒，别谈舍弃满头青丝，即使面对死神的黑裳，也毫不畏惧！

可爱的白衣天使们穿梭在感染病房，行走在弥漫病毒的空气中，来不及喘息，来不及吃饭，来不及睡觉，甚至来不及上卫生间，和死神赛跑，与瘟神搏斗！她们发扬南丁格尔的精神，谱写着壮丽的新篇章。

当我们每天迎着第一缕阳光晨练之际，她们正在病房忙碌：测体温、量血压、看仪器；当我们端起精心烹调的菜肴时，她们吃着简单的盒饭；当我们坐在沙发上追剧，享受视觉盛宴时，她们守护在危重患者的病床前，细心观察病情的每一点变化，全神贯注；当我们躺在舒适的被窝里，进入朦胧的梦境时，她们还在值班，或者在角落的椅子

上小憩片刻，如果哪个患者需要，只需一按电铃，就会随叫随到，刻不容缓。

两相对比，心中惭愧！我们即使禁足在家，也是十分安全的！正是前方的白衣天使举起了一面面抵挡病毒的盾牌，为我们筑起了一道道阻断瘟疫的屏障。由于她们的付出，我们才有了足够的冷静和从容。网络上有句话流传很广：“哪有什么岁月静好，还不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放在这里，倒也十分恰当。白衣天使就是当下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她们的感人事迹和闪光的名字。

那位年逾七旬还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李兰娟院士，为救治患者，争分夺秒，每天只睡3个小时。特别是在疫情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她率先提出“武汉封城”的建议，有效地制止了疫情的大规模蔓延；那位富有经验的张继先医师，当她同日接诊了来自同一地区症状相似的数名患者后，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向医院领导做了汇报，并在她的呼吸科建立了隔离病房，是这次疫情上报的第一人；还有那位“埃博拉的终结者”，年轻的女将军陈薇，她带领由军队紧急派出的专家团队，大年初二就来到武汉，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自主研发出“检测试剂盒”，大大提高了新冠肺炎的确诊速度，为无数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她们都是医者中的女神，女性的骄傲！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许许多多普通的白衣天使，她们中，有武昌医院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柳帆，她倒在了坚守至终的护士岗位上；还有



宝贝等我回来(中国画) 魏秀玲作

坚强而敬业的护士长蔡利萍，当她的丈夫——武昌医院刘智明院长倒在抗疫第一线时，她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站在路边，哭泣着目送灵车远去后，转身又投入战斗，令无数人泪目；还有方舱医院的护士长，和每个患者亲切拥抱，带给他们力量和信心；来自重庆救援队的护士简富琼和周丽丽，设法找来折

纸，利用休息时间折叠了很多千纸鹤，姜黄色的千纸鹤上写着蓝色的字：“武汉加油”，分送给她们护理的患者……

无数可歌可泣的白衣天使，在疫情当前的严峻形势下，用满腔的热血点燃理想，用如花的生命收靛春天。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年3月，她们就是绽放在人间最美的花朵！

## 守望

□唐树清

登上山顶，我有些惊诧。脚下踩着松软的层层落叶，身畔一垄一垄的菜畦长满青葱碧绿的蔬菜，绿浪从山脚层层叠叠涌涌覆盖了整个山峦，由远及近，绿浪由浅而深。远处，鳞次栉比的楼群包围着山峦，居高临下俯视着峰峦和站在峰顶的我。更远处，更多更高的楼群似水泥森林，蔓延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我的眼光随着森林延伸，看到了天际的行云。

多年以前，城郊的湖天村与搬迁而来的工厂交错毗邻，农家的鸡鸣犬吠与工厂机器的轰鸣共秋水长天，扼守着怀化市南向的交通要道，鱼龙混杂，喧闹一时。几十年的变迁，喧嚣早已消停。沧桑斑驳的红砖黑瓦，破损不堪的厂区水泥道路，记录着这个城市开埠时期国营企业的繁荣。沸腾的岁月，随着山下潺潺的太平溪流淌在远去的时空里。

此刻，我每天穿梭忙碌的城市变得如此的安静，喧嚣浮躁消弭于无形，路上难见一个行人。脚下，昔日的厂区被分割成一畦一畦的菜地，森然的围墙已经倒塌，与村民的绿地和谐地衔接起来，无意中成了这个城市吐故纳新的绿肺，悄无声息地呼吸着。可惜，城市的绿肺每天都被延伸的水泥蚕食着，就好像眼下正在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

通往村里的路口设了一个简易的防疫检测卡点，用楠竹做成的拒马和栏栅占据了整个路口，严密得连四处游荡的野狗也无法通过。拉在路边的防疫宣传横幅，在寒流的鼓荡之下绷得紧紧的，黑白醒目的疫情公告、温馨提示以及空气中弥漫的刺鼻的消毒药味，昭告着这个检测点的森严壁垒。问询、测体温、登记、放行，负责这些工作的是湖天村五组的三个年轻女人。脸庞被大口罩遮得严严实实，露出一双眼睛清澈而明亮，身形好像迎风摇曳的迎春花。

让人意外的是，这个检测点并不是社区设立的。她们说：接到设卡检测排查疫情的通知，社区抽不出人手，6个年轻妇女一商量，便自发组织起来。大年三十，从山上伐来楠竹，搭建了一道检测卡点，连夜开始行使职责。6人分成两组轮流值班，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刚开始，事发紧急而忙乱，没有头绪，靠着一把雨伞、一堆柴火在瑟瑟寒天里值守。后来，西冲社区支援了一项民政救灾的帐篷给她们。她们笑称：她们值守的这个检测卡点是“民办”的。

湖天村五组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四周遮天蔽日的高楼，把这个村民小组淹没了。她们把村里通往外界的道路全部封堵起来，只留了这个路口通行，女人们得意于自己的创意，爽朗地笑着告诉我，只要守住这个卡，野狗都进不来。我故作怀疑道：村里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的多，你们能做到一视同仁？她们掷地有声：就是自己的老公进村里，我们也要按照规定测量体温，符合要求才能放行！

自除夕夜开始，绽放在寒流里的迎春花日夜值守，已经一个多月了，看不出丝毫的懈怠，守护着“城中村”里的村民、改制待岗企业及租户上千人的平安吉祥。她们用挥舞的红袖章宣示：瘟疫不除，我们不撤！

此后，疫情防控巡逻，我经常经过这个“民办”的检测卡点，无论我何时走过，问讯、检测体温、登记的程序从不省却，她们忙碌的身影、银铃一般的笑声，是所有检测点最靓丽的风景。我始终未能见到她们真实的面貌，但我能够真实感受到大口罩遮盖下灿若桃花的笑靥。

我再次登上山顶的时候，脚下依然是松软的落叶，天空如浓墨泼洒，漆黑的夜，笼罩着这一片绿肺，没有光亮，也没有喧哗。四周连绵的高楼，竞相从窗户里，向着漆黑的夜空倾泻璀璨的灯火。

我却分明感受到，隐身在夜色里像花一样妩媚的女人，值守在阻击疫情的救灾帐篷里，通宵达旦的灯火，照亮着夜空。正像那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守望着这一片绿肺，守望着城市与乡村融为一体的明天，守望着这个城市黎明的到来！

## 春之声(组诗)

□范小雅

### 春天的等待

跟众多湖北同胞一样  
好多天没出门了  
不知道郊外的春天长成啥样  
桃花应该含苞待放  
是最好看的时候  
迎春花应该有些害羞  
星星点点了  
还有荠菜花  
应该大大方方地打开了

唉，可惜没有眼睛  
去凝视它们  
没有手  
去抚摸它们  
一望无际的郊野没有一个人  
这个春天有点孤独

### 樱花开了

在一方红色的院墙里  
一树白色的樱花开了  
对，是一树  
每个枝头满满的，簇拥着，怒放  
枝头挨着枝头，根根指向天空

早上打开手机  
收到这样一张图片  
点开的一瞬间  
喉咙窒息了

图片下面有一行字  
把城外的春天传给你

### 春之声

小区门口值守的人下班了  
也可能是睡了  
院子里更加寂静了  
雨水的沙沙声特别清晰  
好多天没出门了  
不知道空荡荡的大街上  
那么多树  
那么多树叶  
雨水落在上面  
那动人的春天的声音  
谁来聆听

### 萝卜等排骨

连续好多天  
没有订到肉类了  
小区团购的运输车  
今天又送来一袋袋青菜

两根白萝卜  
被我拿回家后  
直立放在篮子里  
保持生长的样子

它们白白的  
胖胖的  
在耐心等待  
几根排骨

### 日出

太阳出来了  
照在头发上，脸上，手上  
慢慢温热起来  
整个人  
慢慢满足

活着多好  
谁想在这个阴冷的初春病倒  
谁想走得静悄悄  
没有人哭泣  
没有人送别

连续下了几天雨  
这突然到来的阳光  
将人抚摸着  
像一种短暂  
又深沉的安慰

等城门打开了  
春天一涌而进  
那巨大的幸福  
大概会让人  
匍倒在地

### 千言万语

降温了  
你说让我拿件厚一点的袜子  
递到院子门口去  
小区封锁了  
门口有人把守

我把你的薄外套接过来  
看着你穿上我递过去的衣服  
你拉上拉链  
拍了拍下摆  
说，这下暖和了

你转身走了好远  
又回过头来  
蓝色口罩上方  
我看见你的眼睛  
里面有千言万语

## 口罩

2017年春天，在北师大招考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考卷上，有一道考生必写的同题作文，题目就是《口罩》，我写了2000多字，《作家》杂志社的王小王也参加了那场考试，和我们其他19人成为同班同学后，这位敬业的编辑命令同学们把这篇作文又默写了一遍，在2017年第9期《作家》上刊发了出来。那一期的《作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口罩”。

谁会想到，2020年春天，“口罩”会成为全中国的高频词呢？

1月22日，口罩还挺好买的，我在家附近的药店买到两包。1月23日，我上街买菜时，想买些口罩，可是昨天那家药店已经无货。逛了几条街，终于买到了，刚进的货，还在纸箱子里呢。老板说，这种口罩只有两层，两层就两层吧。好多人在买，大家跟抢似的，我也抢了两包。

1月24日除夕，回老家。先去看舅舅，舅舅说已经通知了亲戚们，过年都不要来了。母亲姊妹五个，每个大家庭都意味着十来口人，按惯例，足要摆上五六桌的，今年全免了。我问舅舅是否有口罩，舅舅连声说有。

年夜饭是在姐姐家吃的。我们姊妹五个来了个小团圆。大哥说，这是今年春节唯一一次聚餐了。进门的时候，大家都戴着口罩。姐姐还没有买口罩，在我的催促下，去村里的卫生所买了两包，她说，一包20块，村医跟她熟识，便宜了两块。后来姐姐再去买，卫生所就没有了。

朋友们微信问候的时候，都是问：“有口罩吗？没有的话，可以送给你两个。”这时候能说出这话的，绝对是真爱。

### 三个女人

小豆和小荔是亲姐妹，是我的两个外甥女，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郑州工作，跟我已同住了六七年。平日里有这两朵姐妹花，家里的青春气氛很浓烈。

大年初三，小豆从老家回来，初四她要在公司值班。小荔初五回来。初七，小豆又去公司，她走后，小荔起床，告诉我她发烧了，37.5℃。吓我一跳。我们把可能感染的契机回忆了一遍，“中毒”几率都不高。那就先吃药观察吧，如果明天还发烧，再去医院。

密切观察3天，很幸运，无恙。后来我跟她说，在得知她发烧的一瞬间，我的内心戏很丰富，她说她确定自己发烧后，内心戏也很丰富，整夜没睡，查了很多资料，唉，真是草木皆兵啊。

初八，她们俩都接到公司通知，说在家网络办公。于是，两个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镜子前扒拉一下头发，涂个口红，在网上刷脸打卡，之后才是洗漱早餐。最初很爽，几天下来两人就不那么爽了，说还不如去公司上班，公司上班还有个上下班的明确分界线。在家里上班，领导就觉得自己反正在家里没事，随时会给出任务。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混为一谈，也是叫苦不迭。

不过叫了几天苦，也就适应了。我们三个在家，每天都是各自忙自己的事，到饭点轮流做饭。晚7点边吃饭边看新闻联播，再做个操，泡脚，睡觉。

### 超市

1月27日，去了一趟家附近的超市，超市已经开始限制客流。出几个人，才能进几个人。大家在外面排队，人和人的间隔至少有一米，很自觉。进店时也有人在拿着体温枪量体温。超市里什么蔬菜都没有，盐、方便面和挂面的货架上也是空空的。我只能感慨，旧事重演，记忆真差。总是这样，一遇事就要抢购东西，传染出一种恐慌情绪，这真不好——我可前两天也不去抢购口罩了吗？先自我批评吧。

1月30日再去超市后，在“今日头条”上发了一条帖：“下午，戴着口罩出了趟门儿，到小区临近的店里买菜，速去速回，进家后才看菜价。以每公斤算，西兰花约16块，蒜苔约12块，红萝卜是9块。西兰花和蒜苔感觉比较正常，红萝卜似乎有点儿贵。不过，再想想，能吃到新鲜蔬菜就知足，毕竟是非常时期啊。”很快，阅读量居然到了52万。看来大家都很关注这事。

物业也在小区群里成立了网络超市，让大家报想要什么东西，他们统计好了去买，买好了再送到各家门口，肉、面、蛋、水果、葱、姜、蒜和各种好办法。于是，群里这些天热闹得很，都在说买菜的事，这个说昨天的南瓜很甜，那个说今天的后腿肉不错，你说辛苦，我说感谢，物业和业主的关系空前友好。有一次买肉，物业在群里说丢了一份，也不知道是哪位搞错了，请他们报。结果没人报，留下了悬念。

虽然物业能够买菜，我还是愿意亲自去超市，可爱的超市。被隔离了这么多天，觉得超市的存在真是可爱啊。从来不曾觉得超市有这么可爱。

### 画照片

2月16日，原省美协主席马国强老师在微头条上发了一张刚刚完成的画作，题目为《换班》，画的是医护人员换班时候的场景。他写了一段很长的创作感言，摘录一段：“说说这幅画吧，疫情爆发，美协号召画家以画笔为武器上战场，本人并不太想动手。一是刚刚结束的全国十三届美展，人们对画照片口诛笔伐之声犹在耳旁，怎么又号召大家搞抗疫作品？人封在家中哪来的现场感受？到哪儿去收集素材？不画照片怎么画呢？困惑未解，全国美术师的抗疫作品已经铺天盖地。怎么办？不少人在关注着我的创作，期待着我的行动，曾经担任过省美术界领导的经历和多年受过的思想教育形成的思维惯性、社会责任和疫情给我的感触，使我决心在这特殊的时期给自己给社会留下一道痕迹，称不上是作品，因为是参考从网上下载的图片，一幅没注明拍摄者姓名的新闻图片，一幅记录一群刚从隔离病房下班正在脱去隔离保护瞬间的照片，这里我真的想要向拍摄者告知并致敬！”

他说这幅作品画了3天，是流着泪完成的，“疫情严重以来，已经无数次的流泪”。这话让我也落了泪。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也经常哭。自媒体上的求救信，医院里漫长的等待队伍，医护人员奔跑的身影……都会让我不能自已。我毫不怀疑，有无数人也是哭了一次又一次，为那些不知姓名却又无比熟悉和亲爱的同胞。

哭完总是充满惭愧。有什么用呢？这泪水除了证明自己还有一颗柔软的心——这能算一点儿用吗？病毒能隔离的，只是此身，绝非此心。

### 诗与书

2月13日，“今日头条”约写“疫无反顾后的第一件事”，想了想，写了几句：“我的跑步鞋，早已洗刷干净/疫情结束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它/畅快疾行/晨旭路，福彩路，朝阳路，/经三路，鑫苑路，广电南路……/我要重温家周边这些亲切的路面/还有那些可爱的红绿灯//走累之后，我会放慢脚步，/一间间地欣赏那些气息丰饶的小店：/烩面，羊肉汤，小笼包子，/烤面筋，炸鸡，卤肉……/久违的一切，/皆在不证自明：/所有貌似平凡的日子/都是正被厚待的人生。”

这条阅读量很快到了161万，是否很多人都这么想呢？一定是的。2月21日，我在“今日头条”发的是个荐书帖，两本书。一本是《寂静的春天》，作者是蕾切尔·卡逊，刘慈欣和柴静都做了腰封推荐。另一本是《春满北国》，作者艾温·威·蒂尔，腰封上的句子多么动人——“春天还会再来，这是这世界美好的确率。”

## 肺炎疫情下的生活

□乔叶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抗疫”作品电子邮箱  
wybfbk@126.com,  
欢迎讲述身边事、人间情